

《東華漢學》第 20 期；245-288 頁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14 年 12 月

音變與速率 ——山西運城方言的陽聲韻

廖湘美*

【摘要】

中古陽聲韻在現今官話方言中雖保存著鼻音韻尾，但面貌不盡相同。位在中原官話區較外緣的山西運城方言更是呈現了多樣性：一、鼻音韻尾；二、鼻化韻；三、純元音韻。多樣形式的表現，其實是由內部不同的語音發展階段及文白層次疊置所交織出的複雜結果。來自中古陽聲韻的咸、山、深、臻等四攝兼有鼻化韻及純元音韻的表現，而曾、梗、通、宕、江等五攝在保有鼻音韻尾外，白讀同時擁有純元音韻。

研究中古陽聲韻在運城方言裡的動態演變過程、發展的速率以及文白異讀的語音層次，幫助我們了解漢語方言鼻尾消變的模式、因素及演變的機制。在共時的角度之外，也探究了音變歷時的發展脈絡，在比對

*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同區域的古代西北方音譯音文獻時發現，古今鼻韻尾的消變、速率與各攝合流的細節情況不盡相同，未必具有直接繼承的關係。

關鍵詞：鼻尾韻、鼻化運動、速率、陽聲韻、文白異讀

一、前言

山西方言在北方漢語方言中的表現是特出的。境內除了有具代表性的晉語外，還有隸屬西北方言核心區域的中原官話（汾河片），運城便位於本區境內。¹雖不若晉語保存著入聲韻尾，卻比其他的官話有著更為豐富的鼻尾韻變化。加上文白疊置的異質成分，遂呈現了複雜的面貌。

最早注意到漢語古鼻尾韻在各方言中的發展是Chen（陳淵泉1973、1975），²他主要從鼻音的輔音性強弱來解釋鼻尾韻的消變現象，建立了「鼻化」與「鼻尾演變或交替」相連一貫的發展模式，指出元音高低在漢語方言開展鼻化運動的實際運作情況：鼻化作用的發生於低元音後較為普遍，而舌尖鼻尾-n更是優先變化。亦即元音高低影響鼻音尾的變化。

後來張琨（1983）鑑於Chen文裡舉證較少的遺憾，便擴大以吳語及官話約近200個方言點的範圍來進行觀察方言鼻尾消變的現象。張氏發現最易發生鼻化運動的韻母是低元音接舌尖鼻音尾 *a/an，與Chen看法相同；最為保守的是舌面後半高圓唇元音接舌根鼻尾 *oŋ，其次為舌面

¹ 王臨惠、張維佳（2005）認為中原官話汾河片與關中片的語言表現有高度的一致性，建議將汾河片併入關中片。見王臨惠、張維佳，〈論中原官話汾河片的歸屬〉，《方言》第4期（2005），頁372-378。不過後來邢向東、郭沈青（2005）主張二片應該分立，理由是文白異讀方面仍有差異：(1)汾河片假開三白讀韻母為 a，關中片一讀為 ε。(2)汾河片的宕江攝舒聲大致為 o 類元音，且韻尾脫落；關中片一讀為 aŋ。另外，他們變更了原屬於關中片的宜川、韓城、合陽、大荔四地，改劃歸為汾河片解州小片。並根據2004年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區劃簡冊》將運城市改為「鹽湖區」，方言仍舊歸屬於汾河片解州小片。見邢向東、郭沈青，〈晉陝寧三省中原官話的內外差異與分區〉，《方言》第4期（2005），頁364-371。

² Chen, Mathew (陳淵泉) *Cross-dialectal comparison: A case study and some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JCL, Vol.1, No.1: 38-63, 1973. Chen, Mathew *An areal study of nasalization in Chinese*. JCL, Vol. 3, No.1 16-59. 1975.

前半高展唇元音接舌根鼻尾 *eŋ。二人所得結論都一致認為：元音的高低影響著鼻韻尾變化的主要條件。³

因為現代漢語方言的調查成果之後陸續公布，加上Chen、張琨的研究點尚未涵蓋全部的漢語方言，所以後來王洪君（1991、1992）便轉移考察其他方言區域，研究西北的山西20多個方言點陽聲韻文白鼻尾演變的速率，得到的結論是文讀部分與Chen、張琨相同：咸山 > 梗、宕（江）；白讀部分則不同：梗、宕（江） > 咸山。⁴這是因為研究區域的不同導致王氏（山西白讀）與Chen、張琨的結論歧異？即Chen、張琨前賢的結論並不適用於說明所有漢語方言的表現與發展？還是另有其他的因素？在查核王氏所錄的語料後，發現失收了一些會影響結論的重要字音（詳見下文）。因為當時方言調查資料尚未盡善，語料來自早期「北大方言實習隊」的郭力、師為公於1980年調查所記。⁵之後有更詳盡的同區方言資料的公布。另外，該文也因篇幅所限，未能進一步細緻地探索鼻尾韻音變的動態過程，本文擬對運城方言進行深入地考察，希望可以彌補上述的遺憾，本文的研究便具有重要的意義與價值

本文主要研究的語料是後來公布的《運城方言志》（1991）及《山西方言調查報告》（1993）「方音字表」（運城部分）。⁶Chen和張琨都努力想要得出鼻尾韻變化的語音機制。但在機制之外，也必須注意到外在環境的因素，何大安（2008）提出「速率」與「續斷」的相關問題，以強調音韻史研究中歷史感的重要，而這個歷史感必須發掘「”→”之下更多的動力學意義和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⁷ 因為「人文」的因素，

³ 張琨，〈漢語方言中鼻音韻尾的消失〉，《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第54本第1分（1983），頁3-74。

⁴ 王洪君，〈陽聲韻在山西方言中的演變（上）〉，《語文研究》第4期（1991.11），頁40-47。王洪君，〈陽聲韻在山西方言中的演變（下）〉，《語文研究》第1期（1992.3），頁39-50。

⁵ 王洪君，〈陽聲韻在山西方言中的演變（下）〉，頁50。

⁶ 呂忱甲，《運城方言志》（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1）。溫端政，《山西方言調查研究報告》（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3）。

⁷ 何大安，〈速率與續斷－音韻史研究的新視角〉，《語言學論叢》第37輯（北

造成語言的競爭，形成了文白異讀。文白異讀的層次分析是從已經融合為平面的系統去透視其異質成分，這也是本文對運城方言研究所關注的另一項重點，將有助了解各攝鼻韻尾的複雜形式。

探討鼻尾韻弱化與消變情形的歷史脈絡的課題，除了可從語音內部變化去推測發展的邏輯過程，還可以自相關地域的古代文獻（如：中古時期的對音材料）去找尋蛛絲馬跡，這方面已有學者的研究成果可幫助我們來了解梗概。像龔焯城（1989）⁸、李范文（1994）⁹利用《番漢合時掌中珠》¹⁰（以下簡稱《掌中珠》）漢夏對音文獻來研究12世紀的西北漢語音系，都指出宕（江）攝對o / ɔ 韻。龔焯城（1989）更指出宕（江）、梗攝的鼻韻尾首先變化，之後擴及全部-n，再擴散至-m、-n，通攝則維持鼻化韻。¹¹由於龔氏的研究目的在於重建當時的譯音系統，以致忽略了少數可反映語音層次的珍貴例證，如宕（江）、梗攝仍有譯a音的例子，潛藏存在著不同的層次。本文將以語音層次的觀點，重新解讀龔氏所列舉的例證，相關討論詳見後文「第四節 古代西北地區文獻的考察」的討論。

為便於比較分析，下面合併演變關係較為密切的各韻攝來進行觀察。

二、古-m、-n尾韻

因為古-m、-n尾韻字在運城方言的表現大致同步，所以下面合併來看，以利討論。

京：商務印書館，2008），頁16。

⁸ 龔焯城，〈十二世紀末漢語的西北方音（韻尾問題）〉，原刊於《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語言與文字組，1989），頁145-190。另收入《西夏語言文字研究論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頁521-568。本文據後者。

⁹ 李范文，《宋代西北方音》（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¹⁰ 1190年西夏人骨勒茂才所作。

¹¹ 龔焯城，〈十二世紀末漢語的西北方音（韻尾問題）〉，《西夏語言文字研究論集》，頁521-568。

(一) 咸、山攝

咸、山攝韻母在山西方言裡罕見文白異讀，多半僅有一讀，運城方言亦然，讀為鼻化韻 ã ，不過山攝「棉」字還保留了珍貴的白讀 a 。¹²另外「還」字亦有二音，為「借還」 $[\text{ɛxuã}]$ 、「還有」 $[\text{ɛxa}]$ 二個義項。異義在《龍龕手鏡》、《廣韻》裡卻是同音：戶關切（匣／刪合二）。¹³二字可一併與鄰近的屬中原官話區的方言「永濟、萬榮、新絳、臨汾」（汾河片）、「西安」（關中片）及晉語區「介休、太原」（并州片）比較：

表1

		運城	永濟 ¹⁴	萬榮 ¹⁵	新絳 ¹⁶	臨汾 ¹⁷	西安 ¹⁸	介休 ¹⁹	太原
棉	文讀	ɛmiã	ɛmiã	ɛmiã	ɛmiã	ɛmiɛn	ɛmiã	ɛmiẽ	ɛmie
	白讀	ɛmia	ɛmia	ɛmia					
還	借還義	ɛxuã	ɛxuã	ɛxuã	ɛxuã	ɛxuan	ɛxuã	ɛxuã	ɛxuã
	還有義	ɛxa	ɛxɑ	ɛxɑ	ɛxuã	ɛxa	ɛxã	ɛxã	ɛxã

運城山攝 (i)a 只保留在「還、棉」裡，鄰近同片的「永濟、萬榮」亦然，從山攝韻母的早期形式 *an 來看，中古陽聲韻在「運城、永濟、萬榮」白讀裡已經丟失鼻音尾，成為去鼻化的純元音韻，表現比「新絳、臨汾、西安、介休、太原」去鼻化速率更快。王洪君的研究語料便失收「運城、永濟、萬榮」等地「棉、還」二字白讀，所以研究山西地區方言咸山攝

¹² 王洪君，〈陽聲韻在山西方言中的演變(下)〉，《語文研究》第1期(1992.3)，頁47-48。

¹³ 《廣韻》雖又音「旋」（邪／仙合三），但從各方言的讀法及「戶關切」為紐首來看，此處以「戶關切」來進行比較為宜。

¹⁴ 吳建生、李改樣，《永濟方言志》（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0）。

¹⁵ 吳建生，《萬榮方言志》（太原：山西省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室，1984）。

¹⁶ 新絳咸、山攝的文白異讀基本上表現在聲母的差異，韻母則同為 ã 。例如：咸 $[\text{ɛcia}]$ 文/ $[\text{ɛxã}]$ 白、韶 $[\text{ɛiã}]$ 文/ $[\text{xã}]$ 白、伴 $[\text{pã}]$ 文/ $[\text{pã}]$ 白、段 $[\text{tuã}]$ 文/ $[\text{tuã}]$ 白。朱耀龍，《新絳方言志》（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0）。

¹⁷ 潘家懿，《臨汾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1990）。

¹⁸ 西安、太原二地語料見：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學教研室編、王福堂修訂，《漢語方音字匯》（北京：語文出版社，2008）。

¹⁹ 張益梅，《介休方言志》（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1）。

白讀去鼻化運動的變化及發展速率時，只能用這三方言的文讀與其他方言的白讀進行比較。此外「新絳、臨汾（汾河片）及介休（晉語并州片）」還保留咸、山攝少數的文白異讀：

表2

	新絳 ²⁰	臨汾 ²¹	介休 ²²
文讀	欄 əlǎ	岸 ŋan ²	俺 ʔǎ̃
白讀	əla	ŋa ²	ʔa

但同攝的「欄、岸（山攝）、俺（咸攝）」白讀一致為a類元音。²³雖然咸、山攝在運城方言裡罕見文白異讀，但聯繫幾個鄰近方言如「永濟、萬榮、新絳、臨汾、介休」等地咸、山攝的白讀一致為去鼻尾的表現來看，可以管窺出運城咸、山攝隱晦潛藏著不同的語音層次。

求諸文獻資料亦有跡可循。《世說新語·雅量》：「劉慶孫在太傅府，一時人士多為所構，唯庾子嵩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太傅於眾坐中問庾，庾時頽然已醉，憤墮几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兩娑千萬，隨公所取。』於是乃服。」²⁴文中「兩娑千萬」宜解為「兩三千萬」，即「娑」借作「三」。²⁵三（心／咸）、娑（心／歌）同音。

²⁰ 新絳咸、山攝的文白異讀基本上表現在聲母的差異，韻母則同為 \tilde{a} 。例如：咸 [ɛcia] 文 / [ɛxã] 白、餡 [ɕiã] 文 / [xã] 白、伴 [pã] 文 / [pã̃] 白、段 [tuã] 文 / [tũã] 白。朱耀龍，《新絳方言志》（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0）。

²¹ 潘家懿，《臨汾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1990）。

²² 張益梅，《介休方言志》（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1）。

²³ 南方的雙峰方言也有類似的表現，白讀韻母已去鼻尾。岸 [ŋã̃] 文 / [uã] 白、罕 [xã̃] 文 / [xua] 白、汗 [ɣã̃] 文 / [ɣua] 白、焊 [ɣã̃] 文 / [ɣua] 白、安 [aŋã̃] 文 / [ua] 白、暗 [ŋã̃] 文 / [ua] 白。（見《漢語方音字匯》）

²⁴ 〔南朝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世說新語·雅量》（臺北：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6），卷中之上，頁 31。

²⁵ 余嘉錫箋疏云：「劉盼遂曰：『按：兩娑千萬者，兩三千萬也。娑以聲借作三。娑、三雙聲，今北方多讀三如沙，想當典午之世而已然矣。世說多錄當日方言，此亦一斑。劉氏助字辨略云：『兩娑千萬，娑，語辭，猶言兩箇千萬也。』按淇以娑為語辭，無徵。晉書庾敷傳作『兩千萬』，蓋不知古語而刪。」嘉錫案：北史儒林李業興傳云：「業興上黨長子人，家世農夫，雖學

又《魏書·吐谷渾傳》：「吐谷渾，本遼東鮮卑徒河涉歸子也。……渾謂其部落曰：『我兄弟子孫竝應昌盛，鹿當傳子及曾玄孫，其間可百餘年，我及玄孫間始當顯耳。』於是遂西附陰山，後假道上隴。若洛廡追思吐谷渾，作《阿干歌》，徒河以兄為阿干也。」²⁶學者多以為漢語「哥、阿哥、哥哥」源自於「阿干」的音轉，²⁷即鮮卑語「阿干」借入漢語後作「阿哥」，「阿」字後來進一步演變作暱稱的前綴。哥，「歌」的本字。魏晉南北朝的文獻作「兄」，入唐後始見用「哥」字。則當時「干（見／寒）、哥（見／歌）」可能音同。上面二文可說是咸、山二攝的字讀同陰聲字音的例證。

最後，再看看「棉、還」二字在其他漢語方言裡的不平衡發展：²⁸

表3

方言 例字	北京	武漢	成都	梅縣	濟南	揚州	長沙
棉	ɛmien	ɛmien	ɛmien	ɛmien	ɛmiǎ̃	ɛmiě	ɛmiě
方言 例字	蘇州	溫州	合肥	雙峰	廣州	廈門	潮州
棉	ɛmi	ɛmi	ɛmĩ	ɛmĩ	ɛmin	ɛbiən文 ɛmĩ 白	ɛmien文 ɛmĩ 白

殖而舊音不改。梁武問其宗門多少？答曰：『薩四十家。』」蓋三轉為沙，重言之則為薩。此又兩娑為兩三之證。今山西人猶讀三為薩。」（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上中下三冊，北京：中華書局，2007），上冊，頁419-420）另外，王建設亦以該文做為泉州「娑、三」皆作鼻化音讀 sā³³的文獻證據。見王建設，〈從《世說新語》的語言現象看閩語與吳語的關係〉，收入丁邦新、張雙慶編《閩語研究及其與周邊方言的關係》（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頁142。

²⁶ 〔北齊〕魏收，《魏書·列傳第89·吐谷渾傳》（楊家駱主編，臺北市：鼎文書局新校本），卷101，頁2233。阿干，原卷作「阿于」，新校本之校注第16據《晉書》、《通志》正之。

²⁷ 如：趙文工，〈「哥哥」一詞的來源初探〉，《內蒙古大學學報》第1期（1998），頁7-12。張婷，〈常用詞「兄／哥」的發展與演變〉，《山東行政學院山東省經濟管理幹部學院學報》總第91期專刊（2008.6），頁51-54。侯桂秀、楊永發，〈阿干考〉，《甘肅高師學報》第18卷第1期（2013），頁64-66。

²⁸ 見《漢語方音字匯》。

在不空譯經、漢夏譯音的系統裡咸山攝細音字仍對譯a類音。²⁹上表與表1相較，細音「棉」字在山西「運城、永濟、萬榮、新絳」（官話汾河片）還保有早期 *a類元音。其他由北往南各方言的主元音則受到前後較高部位介音及韻尾的影響，走向高化的方向，而南方方言相對更高。

mian → mien → mien → miē (北方型)
 ↘ mi(ə)n → mǐ / mǐ → mi (南方型)

還，「還有」義的副詞音讀，《龍龕手鏡》、《廣韻》裡同作刪韻：「戶關」切，即使《集韻》共載記四個音，也都屬於山攝合口音。山西方言除了臨汾作合口音[ɛxuā]外（見表1），其他則均作開口音。「還有」義的音讀源自於合口，那u介音為何在其他方言裡是普遍消失的情況？若是，影響的因素又是什麼條件？還是這是一個不被韻書載記的地域性方言（開口讀法）曾經存在過？先看古代文獻《類林》夏譯本的漢夏對音系統裡，山攝合口字皆存合口介音w，有例外的二個字，現在與表現類似的武漢方言比較：

表4

	段	纂
《類林》譯音 ³⁰	than ¹ thwan ²	tsan ¹
武漢方言 ³¹	tan ³	ts'an ³

²⁹ 劉廣和，〈不空譯咒梵漢對音研究〉，收於《音韻比較研究》（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2）頁1-118。龔煌城，〈西夏語的緊元音及其起源〉，原刊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0本第2分（1999），頁531-558。另收入《西夏語言文字研究論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頁167-190。又〈《類林》西夏文譯本漢夏對音字研究〉，原刊於《考古與歷史文化——慶祝高去尋先生八十大壽論文集》下冊（臺北：正中書局，1991），頁185-223。另收入《西夏語言文字研究論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頁447-480。本文據後者。

³⁰ 西夏語的聲調只有二調，今標記為1、2調。對音的n，表鼻化成分，詳見表19的說明。

³¹ 見《漢語方音字匯》。

《類林》夏譯本「段、纂」二字，在現代漢語方言裡並不孤單，正符合了武漢方言的表現：山攝合口字除了：t、t'、n（n、l合流）、ts（精組）作開口外，其餘皆保存了合口介音。這種合口介音消失的現象，現代漢語方言裡有不同程度的擴散情形，以北方方言來看，若以河南為中心，往西北較少，如山西長治、忻州；往東消失越多，如北京、山東；往西南方，消失最多如武漢。消失的條件是聲母發音部位的前後，部位越前合口介音愈容易消失。³² 至於《類林》夏譯本對譯的漢語西北方言與武漢方言的歷史來源是否具有某種程度的關聯，並非本文討論主題，暫不討論。

（二）深、臻攝

深、臻攝多為一讀字。深攝均作 -ieĩ；臻攝開口作 -(i)eĩ；合口的鼻尾韻的去鼻化程度不同：-eĩ 或 -ei。³³ 先看臻攝合口一讀字的表現：

表5

魂韻	幫組	奔 ɹpei	噴 ɹp'ei	盆 ɹp'ei	門 ɹmei	
	端組	敦 ɹtuei	褪 ɹt'uei ^ㄛ	屯 ɹt'uei	嫩 luei ^ㄛ	論 luei ^ㄛ
	精組	尊 ɹtɕyeĩ	村 ɹtɕ'yeĩ	存 ɹtɕ'yeĩ	孫 ɹɕyeĩ	
	見影	滾 kuei ^ㄛ	坤 ɹk'uei	魂 ɹxuei	溫 ɹuei	穩 ɹuei
諄韻	知章	椿 ɹpfei	準 ɹpfei	春 ɹpfei	唇 ɹfei	純 ɹpfei
	精組	遵 ɹtɕyeĩ	皴 ɹtɕ'yei	荀 ɹɕyeĩ	旬 ɹɕyeĩ	
	見影	均 ɹtɕyeĩ	菌 ɹtɕyei	勻 ɹieĩ	允 ɹyeĩ	尹 ɹieĩ

³² 張光宇以齊微韻 (*-uei) 為例，觀察合口介音在「長治、忻州、北京、臨清、武漢（湖北）」等五地消失的情況，發現聲母發音部位的前後為消失的條件：部位越前，越易消失。湖北武漢是消失最厲害的類型：p/p' /m、n、l、t/t'、ts/ts'/s 後的合口介音都消失了。北京（p/p' /m、n、l）、山東臨清（p/p' /m、n、l、t/t'）其次；山西長治（p/p' /m）、忻州（p/p' /m、n）最少。張氏稱這種規律的擴散現象為開口化運動。（張光宇，〈漢語方言合口介音消失的階段性〉，《中國語文》第4期（2006），頁347-349）

³³ 少數例外仍保持鼻尾韻的字，如深攝寢韻：稟[ɹpiŋ]，臻攝痕韻：吞[ɹtəŋ]，準韻：窘[ɹtɕyŋ]。有待他日進一步研究。

文韻	非組	分 ɛfei	芬 ɛfei	份 fei ^ɸ	文 ɛvei
	見影 ³⁴	君 ɛtɕyeĩ	群 ɛtɕ'yeĩ	郡 tɕyeĩ ^ɸ	薰 ɛɕyeĩ 訓 tɕyeĩ
		熨 yeĩ ^ɸ	雲 ɛyeĩ		

上表有 -(u)ei、-(i/y)eĩ 不同的韻母。首先看見二點與聲母有關的現象：其一，因聲母不同，韻母去鼻化的速率不一；其二，幫非、知章組聲母後面的合口u介音不見了。除了幫非組的聲母會排擠合口u介音外，合口諄韻讀作特色pf的知章組字，依運城方言的模式，因pf具有圓唇性質，所以介音的合口性質便轉移被保留在pf聲母的發音方法裡，屬於受到聲母影響所產生的同層異讀。³⁵

以臻攝的整體格局來看，因聲母部位不同而有去鼻化速率的差異表現。魂韻、諄文韻精組均作 -(i/y)eĩ，而部位靠前的唇、舌音聲母優先發生去鼻音成為純元音韻 -(u)ei。見影組部分，魂韻比諄文韻去鼻化速率更快。就臻攝而言，魂韻去鼻化速度最快。此外，表5還可以看到顎化的力量很強，即使是一等字（魂韻精組）也同樣顎化了，與標準語不同。

運城方言-n尾鼻音性弱化變成鄰近部位的鼻化元音-ĩ，其他方言也有類似現象。如丁邦新觀察楊時逢所記錄的雲南西南官話「深、臻、梗、曾」四攝裡有類似的表現：³⁶

表6

例字	鹽津	洱源	景東	彌渡	蒙化
門沈	ən	əĩ	ɛĩ	eĩ	ei
斤侵	in	ĩ	ĩ	ĩ	ĩ
尊昏	uən	uəĩ	ueĩ	ueĩ	uẽ
群雲	yn	yĩ	—	yĩ	—

³⁴ 例外字：葷 [ɛxuei] 為純元音韻。

³⁵ 廖湘美，〈鏈動與前化：運城方言的知莊章組聲母〉，《東華中文學報》第6期（2013.12），頁187-208。

³⁶ 丁邦新，〈論官話方言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第58本第4分（1987），頁809-841；另收入《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頁231-232。本文據後者。楊時逢，《雲南方言調查報告》，《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專刊》之56，（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9）。

這五個方言點不同程度地保留了鼻尾韻、鼻化韻及純元音韻。丁氏認為其鼻尾韻有 -m、-n、-ŋ → -n → -ĩ → -i 的演變現象。若將蒙化的 -n 尾與運城臻攝合口字比較，表現一致，在唇、舌音的部位也進一步變為 i。

深、臻攝少數的文白異讀字，以聲母的不同來區別，韻母則一律作 -eĩ。詳如下表：

表7

	例字	文讀	白讀
深攝	葑船	^ㄜ ʃeĩ	^ㄜ ɕieĩ
	陰影	ɛieĩ	ɛɲieĩ
	飲影	ieĩ ^ㄨ	ɲieĩ ^ㄨ
臻攝	銀疑	ɛieĩ	ɛɲieĩ
	筋見 ³⁷	ɛtɕieĩ	ɛkeĩ

三等欣韻「筋」字文白讀除了聲母不同外，白讀韻母卻作洪音[ɛkeĩ]，與一等痕韻「根、跟」（一讀字）同音，這是否受到類化作用的影響所致？暫時不得而知。

另外，深攝細音章組「葑」字文讀[^ㄜʃeĩ]，若與三等諄韻知章組一讀字配純元音韻母 -ei 相較，諄韻的韻母去鼻化的速率更快。從整體深、臻攝音韻的結構來看，雖然表5、表7相較，雖然表5均為一讀字，但也反映了不同演變的速率：ei 韻較 eĩ 韻字更快。

³⁷ 筋，南方方言裡也有作洪音讀法。如：廣州、陽江 [ɛken]。（見《漢語方音字匯》）

三、古-ŋ尾韻

(一) 宕、江攝

運城方言最豐富的文白異讀保留在宕攝。宕攝文讀皆作-aŋ，白讀雖有三類：-o、-uo、-yo，實則一類：uo，是受到聲母及介音的影響，詳見下述。下面先將宕攝舒、促聲字一起來觀察，以利後續相關的討論：

表8（凡二讀者，先標文讀，後註白讀）

開一	幫組	芒 ɛmaŋ/ ɛvu			
	端組	湯 ɛt'aŋ/ ɛt'uo	狼 ɛlaŋ/ ɛluo		
	精組	藏 ɛts'aŋ/ ɛtɕ'aŋ ³⁸			
	見影	鋼 ɛkaŋ/kuo ³⁹	剛 ɛkaŋ/ ɛtɕiaŋ	糠 ɛk'aŋ/ ɛk'uo	行 ⁴⁰ ɛxaŋ/ ɛxuo
	入聲	鶴xy [◌] / ɛxuo	惡 ɛŋy/ ɛŋuo		
開三	莊組	莊 ɛpfaŋ/ ɛpfo	瘡 ɛpfaŋ/ ɛpfo	牀 ɛpfaŋ/ ɛpfo	
	章組	晌 ɛɕaŋ/ ɛɕuo	嘗 ɛɕaŋ/ ɛɕuo	上 ɛɕaŋ [◌] / ɕuo [◌]	
	知組	張 ɛtɕaŋ/ ɛtɕuo	長 ɛtɕ'aŋ/ ɛtɕ'uo	腸 ɛtɕ'aŋ/ ɛtɕ'uo	丈 ɛtɕaŋ [◌] / tɕ'aŋ [◌]
	其他	漿 ⁴¹ ɛtɕiaŋ/ tɕyo [◌]	娘 ɛɲiaŋ/ ɛɲyo	量 ɛliaŋ/ ɛlyo	羊 ɛiaŋ/ ɛyo
	入聲	著 ɛtɕuo/ ɛtɕ'uo	約 ɛyo/ ɛɲyo	央 ɛiaŋ/ ɛɲiaŋ	
合一	見影	黃 ɛxuaŋ/ ɛxuo			
	入聲	擴 ɛk'uo	霍 ɛxuo		
合三 ⁴²	幫組	方 ɛfaŋ/ ɛfo	房 ɛfaŋ/ ɛfo	網 ɛvaŋ/ ɛvo	望 ɛvaŋ [◌] / vo [◌]
	入聲	縛 ɛfu			

³⁸ 「藏」（從母）有四讀：[ɛts'aŋ]、[ɛtsaŋ]、[ɛtɕ'aŋ]（動詞）、[ts'aŋ[◌]]（名詞）。[ɛtɕ'aŋ]為白讀，如藏貓狐（捉迷藏）。至於[ɛtsaŋ]是否與古西北方音的濁母清化後有送氣、不送氣二類清音有關，因本文主題及語料所限制，暫不討論。

³⁹ 「鋼」文讀為名詞，陰平調；白讀為動詞，去聲調。《廣韻》、《集韻》皆錄有平、去二調。

⁴⁰ 「行」有三讀：[xaŋ[◌]]（行列）、[ɛxaŋ]（銀行）、[ɛxuo]（白讀）。

⁴¹ 「漿」有三讀：[ɛtɕiaŋ]（粉漿）、[tɕiaŋ[◌]]（漿糊，漿線子）、[tɕyo[◌]]（漿線子）。

⁴² 云母另有韻母作 ye。如：王[ɛye]、旺[ye[◌]]。必須與鄰近方言一起來看，今暫不討論。

白讀部分，舒聲除了「藏、剛、丈、央」四字外（下文另外討論），全部丟失-ŋ尾，舒促同韻 -uo/yo，音韻走向一致。韻母的差異可從聲韻互動的情況來解釋，因聲母為條件，進行了介音的調整。運城聲母表現與《中原音韻》型式類同，即莊組聲母的變化最快，除了止攝的莊章合流外，其餘則知章混同。運城白讀韻母的早期形式為 -uo，因為莊組字首前化變為唇齒pf聲母，所以 -uo韻的介音性質被保留在唇化的聲母pf後消失，故配 -o。其他韻母若洪音作 -uo，細音則為 -yo。⁴³文讀方面，舒、促聲不同調：舒聲 -(i/u)an、促聲 -(y/u)o。⁴⁴其他漢語方言的宕開三韻母有也著不平衡的表現，現以「羊、藥」為例：⁴⁵

表9

	北京 ⁴⁶	武漢	西安	揚州	合肥
羊	ɛian	ɛian	ɛian	ɛian	ɛiã
藥	iau ^ɿ	ɛio	ɛyo	iaʔ _ɿ	yeʔ _ɿ
	南昌	梅縣	福州	廈門	廣州
羊	ɛioŋ	ɛioŋ	ɛyoŋ	ɛioŋ文	ɛjœŋ
藥	iok _ɿ	iok _ɿ	yoʔ _ɿ	iok _ɿ 文	jœk _ɿ

大體言之，東南方言如南昌等地是o/o類元音，並保留著同部位輔音尾的平行形式。北方官話則明顯地舒、促聲韻的表現不平衡，舒聲元音一律為a類；促聲為o、a二類，其韻尾有二種不同的發展：一是塞音尾丟失；一為塞音尾轉變為鄰近部位的元音-u尾，如北京官話。

宕攝在北方方言為 o/o 韻母的歷史其實很早。⁴⁷從兩漢時期的韻文以及《淮南子》、《易林》等文獻，「陽、東」合韻例頻率很高，「陽、耕」合韻例較少，且當中與耕部（包括入聲錫部）合韻的陽部字都是固

⁴³ 廖湘美，〈鏈動與前化：運城方言的知莊章組聲母〉，頁 187-208。

⁴⁴ 促聲除了 o 韻外，還有「鶴、惡」新音的 y 韻，與標準語相同，今暫不討論。

⁴⁵ 見《漢語方音字匯》。

⁴⁶ 北京的入聲字也有作 uo。如：駱、絡 [luo^ɿ]文 / [lau^ɿ]白。（見《漢語方音字匯》）

⁴⁷ 廖湘美，〈古宕攝元音的再商榷〉，《第 13 屆國際暨第 30 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花蓮：東華大學中文系，2012.5），頁 477-478。

定的字，並在中古以後轉入了耕部。⁴⁸可見上古陽、東二部的元音接近，同時與耕部也有著某種語音特徵的共性。上古陽、耕二部間的關連性可從羅杰瑞（1979）對於廈門「石」、「席」異讀的研究來了解，他認為異讀反映了秦漢、南朝、晚唐三個不同的時間層次：⁴⁹

表10

例字 \ 層次	秦漢	南朝	晚唐
石	tsioʔ ₂	siaʔ ₂	sik ₂
席	tshioʔ ₂	siaʔ ₂	sik ₂

羅氏認為每個層次都有明確的語音特徵。第一層是漢代時傳到福建；第二層是在南朝末年或之後晚些進入閩語；第三層是唐末標準的文學語言。此外，我們也可以從顏之推批評晉呂靜《韻集》的不同分韻來看出端倪：「《韻集》以成仍宏登合為兩韻，為奇益石分作四章。」（《顏氏家訓·音辭篇》）。周祖謨（1948）也指出晉代的藥部「石、席」二字在韻文獨用，成為南朝宋時歸入「錫」部的前趨。⁵⁰

現對照運城方言宕、江、梗與通攝（後三攝見下文）的韻母，梗攝白讀的早期形式為a類韻；宕（江）攝白讀為o類韻；通攝最為保守，仍為u類韻。梗、宕、通攝的韻類今讀，符合了兩漢至南朝韻文的韻部關係變遷的軌跡。而宕江合攝的同步行為，展現的是中古以後的新格局。唐代裴務齊正字本《刊謬補缺切韻》的韻目編排，「五陽」、「六唐」直接置於「四江」之後，⁵¹以及中唐詩人用韻江、陽唐合韻頻繁，都顯

⁴⁸ 韻文研究見周祖謨，〈魏晉宋時期詩文韻部的演變〉、〈齊梁陳隋時期詩文韻部研究〉，收於《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48年稿，本文據1981年重訂本）附錄，頁323-346、347-365。《淮南子》、《易林》見羅常培、周祖謨，〈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科學出版社，1958。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再版）

⁴⁹ Jerry Norman（羅杰瑞），*Chronological Strata in the Min Dialects*（閩語詞匯的時代層次），《方言》第4期（1979），頁260-273。

⁵⁰ 周祖謨，〈魏晉宋時期詩文韻部的演變〉，頁342。

⁵¹ 周祖謨，〈論裴務齊正字本《刊謬補缺切韻》〉，收於《周祖謨語言文史論

示出中古江韻正自上古東／冬部分出，慢慢轉入陽唐韻的情形。以上可以構擬運城宕攝o類韻的形式來源自 *ɔ，故推測白讀韻母經歷了：*iɔŋ→iõ→iõ→io→yo→uo→o的變化歷程。綜合上述，運城方言宕攝舒、促聲文白異讀的o、a類二韻，o韻應是較a韻更早期的形式，至於o(*ɔ)的語言層可以上溯到哪個年代？，詳見下文第四節對古代相關文獻的考察與討論。

最後，運城宕攝還有「藏、剛、丈」三個字白讀作 -aŋ 的層次問題需要釐清，與普遍性白讀(u)o的層次孰早？先說「藏、剛、丈」白讀這樣的讀音並非偶然。將運城與自古有漢番（党項人）混居的陝北神木方言（晉語五台片）宕攝所保留極少的文白異讀來看：⁵²

表11

例字 方言	藏 ⁵³		剛		丈	
	運城	tsaŋ ^ɿ 文	ɛts'aŋ ^ɿ 文 ɛtɕ'iaŋ ^ɿ 白	kaŋ ^ɿ 文	tɕiaŋ ^ɿ 白	tɕaŋ ^ɿ 文
神木	tsã ^ɿ 文新	ɛts'ã ^ɿ 文舊	kã ^ɿ 文新	tɕiã ^ɿ 文舊	tɕã ^ɿ	----
例字 方言	娘 ⁵⁴		荒		央	
	運城	ɛniaŋ ^ɿ 文	ɛnyo ^ɿ 白	ɛxuaŋ	----	ɛiaŋ ^ɿ 文
神木	ɛniã ^ɿ 文	ɛnyo ^ɿ 白	ɛxuã ^ɿ	xuo ^ɿ 白	ɛiã ^ɿ	----

神木方言的形成，約在明初以後（縣城始建於明正統八年（1443））。早期的人口便以山西籍為主。神木宕攝多為一讀 (i/u)ã，若不論文讀的鼻尾成分強弱，「娘、剛」字文、白讀與運城表現一致。二地「娘」白

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頁 278。

⁵² 邢向東，《神木方言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 211、221。神木方言有四個聲調：陽平 44、陰平上 213、去聲 53、入聲 4。神木方言陰平上調的轄字相當於北京官話的陰平與上聲字。本文以「ɛ」來標記「陰平上 213」，以利比較。

⁵³ 運城藏字四讀：[ɛts'aŋ]、[tsaŋ]、[ɛtɕ'iaŋ]、[tsaŋ^ɿ]，僅取與神木方言相對應的三讀來比較。

⁵⁴ 娘白讀有二音異義。老娘 [nyo⁴⁴]：曾祖母；娘娘 [nyo²¹³]：祖母。（邢向東，《神木方言研究》，頁 211）

讀-yo韻母，與運城宕攝大多數白讀 -(u/y)o韻母相同（見表8），不過二地「剛、藏」及運城「丈、央」白讀 -(i)ã/aŋ韻母顯然是另一種類型。這個少數的白讀音-(i)ã/aŋ應是大陸地區在20世紀中葉大力推廣普通話前的文讀，應屬於「舊文讀」，而非白讀。舊文讀在新文讀的擠壓下被大量替換，僅在少數日常生活用語裡被保存下來。另外，一等字的聲母有顎化的現象，如運城「藏」[ɛtɕ'iaŋ]、「剛」[ɛtɕiaŋ]及神木「剛」[ɛtɕiã]，造成聲白（顎化）韻文（-iã/aŋ）的形式，不過韻母屬於早期的舊文讀，與新文讀競爭失敗後，成了舊文讀，最後只能殘留在零星少數字。所以表11反映的韻母層次應為三層：新文讀、舊文讀皆為 -(i)aŋ，白讀 -(u/y)o。王洪君研究聞喜方言也有類似現象，如「莊」新文讀[ɛtsʌŋ]、舊文讀[ɛpfʌŋ]、白讀[ɛpf]。⁵⁵下面的運城江攝字也有類似情況（見表13）。

江韻文白異讀保存很少。一讀者作 -aŋ；二讀者，若合併舒、聲來看，文讀作-aŋ，白讀為-o、-uo、-yo。還有一個特字「項」，文白均作 -aŋ。

表12

	例字	文讀	白讀
舒聲	雙	ɛfaŋ	ɛfo
	江	ɛtɕiaŋ	ɛtɕyo
	項	ɕiaŋ ^ɸ	xɑŋ ^ɸ
促聲	戳	ɛtɕ'uo	ɛpf'o
	鐺	ɛpfo	ɛpf'o
	學	ɛɕyo	ɛxuo
	握	ɛuo	ɛyo

⁵⁵ 王洪君，〈文白異讀與疊置式音變——從山西聞喜方言的文白異讀談起〉，收入《歷史層次與方言研究》（丁邦新主編，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頁63。該文的「第五節聞喜白讀層與宋西北方音」在過去發表：〈山西聞喜方言的白讀層與宋代西北方音〉（《中國語文》第1期〔1987.2〕，頁24-33）的基礎上略作修改。

舒聲除了「項」字（下文討論）外，白讀丟失-ŋ尾，舒、促同步為-o、-uo、-yo，因為二等江韻的見影組發生介音轉細的變化，產生-yo韻，其餘與宕攝音韻走向一致。江韻舒、促聲白讀的早期階段應為-uo。按運城模式，pf類聲母所搭配韻母的早期形式應有u介音，⁵⁶在轉變為特色pf類聲母時，原來u介音的圓唇性質被保留在pf聲母的唇化性質上，所以由-uo→-o韻。

還有白讀特別另作-aŋ的「項」。現與同類型的宕攝三個字一起來看：

表13

	例字	文新	文舊
江攝	項匣/江	ɕiaŋ ^ɹ	xɑŋ ^ɹ
宕攝	藏從/唐	ɛts'aŋ	ɛtɕ'iaŋ
	剛見/唐	ɛkaŋ	ɛtɕ'iaŋ
	丈澄/唐	tɕaŋ ^ɹ	tɕ'aŋ ^ɹ

江韻「項」二讀處於分工的形勢，[ɕiaŋ^ɹ]，如「第一項」；[xɑŋ^ɹ]，如「脖項」。據表11及其分析，「項」[xɑŋ^ɹ]應為舊文讀，但是聲母並未顎化。若與表5的一等魂韻字僅有精組顎化、見影組不顎化，與宕攝一等「藏」[ɛtɕ'iaŋ]、「剛」[ɛtɕ'iaŋ]白讀的精、見組都顎化情況來比較。可看到運城方言的顎化現象，不僅發生在細音韻及二等見影組字，同時也不同程度地擴及了一等字，與神木「剛」[ɛtɕ'iã]，都一致表現洪音聲母顎化的特色。

還有江攝-aŋ韻的見影組聲母一讀字有顎化與否的二類：

表14

顎化	講 ^ɹ tɕ'iaŋ	腔 ^ɹ tɕ'iaŋ	降 ^ɹ ɕiaŋ	
不顎化	扛 ^ɹ k'aŋ	港 ^ɹ kaŋ	夯 ^ɹ xɑŋ	巷xɑŋ ^ɹ

江韻作 -aŋ 的一讀字是否也可以離析出不同層次？與表13相較，顎化的「講、腔、降」極可能屬於舊文讀的層次。

⁵⁶ 廖湘美，〈鏈動與前化：運城方言的知莊章組聲母〉，頁 187-208。

(二) 曾、梗、通攝

曾攝舒聲除了「扔」[^ㄜzəŋ]文 / [^ㄜzŋ]白 保留文白異讀外（下文討論），其餘皆為舌根鼻尾韻 -əŋ、-iŋ 的一讀字。不過還有少數例外字作 -ieĩ：

表15

一等	肯 ^ㄜ k'eĩ	橙 _ㄜ tʂ'eĩ	
三等	憑 _ㄜ p'ieĩ	稱 _ㄜ tʂ'eĩ ^ㄛ	孕 _ㄜ ieĩ ^ㄛ

這些一讀字與深、臻攝的 -eĩ讀法一樣。同時與促聲德韻白讀有類似的平行讀法：

表16

	克	黑	國	或
文讀	_ㄜ kʅ	_ㄜ xu	_ㄜ kuo	----
白讀	_ㄜ k'ei	_ㄜ xei	_ㄜ kuei	_ㄜ xuei

入聲的白讀脫落了塞尾音。曾攝舒聲 -(i)eĩ 韻應來自早期形式：*(i)əŋ，即 *(i)əŋ > (i)eŋ > (i)en > (i)eĩ。促聲 -ei也類似地在韻尾去塞化後變為同部位的元音韻尾。中唐不空的梵漢對音系統以「孕」譯in，而運城作 [ieĩ^ㄛ]，應是之後的變化。曾攝只有一字有白讀：三等日母「扔」[^ㄜzŋ]。應是 *iəŋ > iə > iə > i > ɿ，去鼻尾後元音高化，且去鼻化時代較 eĩ早。從不空的對音以「扔」譯i純元音來看，至少中唐時已有類似變化發生。⁵⁷

從表15少數的 -eĩ 音讀來看，或是「扔」的 ɿ 韻母，都可追溯其早期共同形式皆來自 *(i)əŋ。只是後來的發展分道揚鑣，一則遵從北方型的 -en，之後變為 -eĩ；另一途則是依循運城去鼻尾的大趨勢後，舒聲元音高化為 ɿ（扔），促聲「克[_ㄜkʅ]、黑[_ㄜxu]」在去塞尾後，元音也高化了。

⁵⁷ 劉廣和，〈不空譯咒梵漢對音研究〉，第二章「韻母的梵漢對音研究」，頁54。

像表15的「肯」字，北方方言多作 -n尾如 -ən，還保留 -ŋ 尾的如太原[⁵⁸k'əŋ]、潮州[k'ɛŋ]。漢夏譯音裡有以西夏語 -en去譯漢語曾攝的例子（見表20），雖然西夏語並沒有 \tilde{v} 、-m、-ŋ 韻母，但至說明了當時還保有e元音及鼻化成分。

梗攝的文白異讀保存較多，因此展現較多複雜的面貌：

表17

庚二	猛	冷	生	省	杏	硬			
文讀	⁵⁸ məŋ	⁵⁸ ləŋ	ɛsəŋ	⁵⁸ səŋ	ɕiŋ ⁵⁸	nɪŋ ⁵⁸			
白讀	⁵⁸ mia	⁵⁸ lia	ɛʂa	⁵⁸ ʂa	xa ⁵⁸	nɪɛ ⁵⁸			
耕二	爭	睜	耿 ⁵⁸						
文讀	ɛtsəŋ	ɛtsəŋ	⁵⁸ kəŋ						
白讀	ɛtʂa	ɛtʂa	⁵⁸ tɕiɛ						
庚三	柄	病	平	明	命	驚	鏡	迎	影
文讀	⁵⁸ piŋ	piŋ ⁵⁸	ɛp'iŋ	ɛmiŋ	miŋ ⁵⁸	ɛtɕiŋ	tɕiŋ ⁵⁸	ɛiŋ	iŋ ⁵⁸
白讀	piɛ ⁵⁸	p'iɛ ⁵⁸	ɛp'iɛ	ɛmiɛ	miɛ ⁵⁸	ɛtɕiɛ	tɕiɛ ⁵⁸	ɛniɛ	nɪɛ ⁵⁸
清三	名	領	清	淨	正	聲	盛	輕	羸
文讀	ɛmiŋ	⁵⁸ liŋ	ɛtɕ'iŋ	tɕ'iŋ ⁵⁸	ɛtʂəŋ	ɛʂəŋ	ɛtʂ'əŋ	ɛtɕ'iŋ	ɛiŋ
白讀	ɛmiɛ	⁵⁸ liɛ	ɛtɕ'iɛ	tɕ'iɛ ⁵⁸	tʂɛ ⁵⁸	ɛʂɛ	ɛʂɛ	ɛtɕ'iɛ	ɛiɛ
青四	丁	聽	停	寧	靈	青	星	經	
文讀	ɛtiŋ	ɛ'tiŋ	ɛ'tiŋ	ɛniŋ	ɛliŋ	ɛtɕ'iŋ	ɛɕiŋ	ɛtɕiŋ	
白讀	ɛtiɛ	ɛ'tiɛ	ɛ'tiɛ	ɛ'niɛ	ɛliɛ	ɛtɕ'iɛ	ɛɕiɛ	ɛtɕiɛ	

梗攝的韻母計有四種形式：-əŋ/iŋ、-ɛ/iɛ、-a/ia、-ieĩ。其中 -əŋ/iŋ為文讀；-a/ia也是白讀音，但集中於二等韻。-ɛ/iɛ 為白讀，集中在三四等細音，ɛ 韻固定接捲舌韻母，所以-iɛ 的 ɛ 很可能是由ia元音高化而來，可說是新的白讀層。但是庚韻二等有二個特別字：「耿」[⁵⁸kəŋ] 文 / [⁵⁸tɕiɛ]白、「硬」[nɪŋ⁵⁸]文 / [nɪɛ⁵⁸]白，不過都屬舌根音，但這個i

⁵⁸ 王洪君將山西方言梗開二白讀類型分為A類（梗開二白=假開二，或梗開二白=假開三）、B（梗開二白=梗開二入白）類。王氏因失收運城「硬」[nɪɛ⁵⁸]、「耿」[⁵⁸tɕiɛ]的白讀，及用來比較的梗開二入「客」[ɛtɕ'iɛ]、「額」[nɪɛ⁵⁸]的白讀，遂誤將運城歸作B類，實應歸作A類。見王洪君，〈陽聲韻在山西方言中的演變（下）〉，頁41-42。

介音應是後起的，即是耿： $*ka > kia > kie > tɕie$ ；硬： $*ŋa > ŋia > ŋie > nɿe$ 。這個推測若是成立的話，加上二等「猛、冷」白讀為ia，梗攝二等韻母應有 $*a > ia > ie$ 這樣的階段發展，而舌根音是最先發生ie變化的。那我們就可以構擬白讀音有三個不同早晚的層次： $-a$ 、 $-ia$ 、 $-ie$ 。⁵⁹青韻有一個三讀字：「停」也可支持這個說法。停： $[ɛtʰiŋ]$ 文、 $[ɛtʰie]$ 白、 $[ɛtʰia]$ 白，ie韻是普遍存在於梗攝細音的白讀，ia則是梗攝細音字的唯一例外，與梗攝洪音的a、ia同樣反映著早期階段的白讀，可說是相當珍貴。

梗攝細音另外還有二個一讀字作 $-ieĩ$ ：聘 $[pʰieĩ]$ （清三）、拼 $[pʰieĩ]$ （青四）。其 $-eĩ$ 韻母表現與深、臻攝相同。尋繹這二字可能的經歷： $*pʰiaŋ > pʰian > pʰiaĩ > pʰieĩ$ ，這個推測在其他方言裡也是有跡可循的，梗攝鼻尾韻有不少方言作 $-n$ ：⁶⁰

表18

方言點	例字	聘	拼
北京		$pʰiŋ^{\circ}/pʰin^{\circ}$	$ɛpʰin$
濟南		$pʰie^{\circ}$	$ɛpʰie$
西安		$pʰie^{\circ}$	$ɛpʰie^{61}$
武漢		$pʰin^{\circ}$	$ɛpʰin$
成都		$pʰin^{\circ}$	$ɛpʰin$
合肥		$pʰin^{\circ}$	$ɛpʰin$
梅縣		$ɕpʰin$	$ɛpʰin$

⁵⁹ a 這個舊白讀的讀法，也普遍出現在東南方方言。李榮指出：「古梗攝主要元音今讀[a]，為我國東南部吳、贛、客、粵、湘、閩、徽諸方言區共性之一。這裏所謂[a]元音，包括鼻化的[ã]，帶不帶塞音或鼻音韻尾，有沒有介音。」（李榮，〈我國東南各省方言梗攝字的元音〉，《方言》第1期（1996.2），頁1-11。）至於湘語則大致為二類，一類為a，如：邵陽ã、祁陽aŋ；一類為ɔ，如：婁底ɔ、漣源ɔ。見廖湘美，〈祁陽方言梗攝文白異讀初探〉，《華梵人文學報》第2期（2004.1），頁127-152。

⁶⁰ 見《漢語方音字匯》。

⁶¹ 另有去聲一讀 $[pʰie^{\circ}]$ 。

西安、濟南雖作鼻化韻 $p'iě$ ，但與該方言內部的深、臻攝- $iě$ 讀法同步。梗攝的「聘」 $[p'iěi̯]$ 、「拼」 $[p'iěi̯]$ 與表7（深臻）、表15（曾攝）同 - $iěi̯$ 韻母，這是否說明各攝這個韻讀具有共同的歷史來源？不空譯音系統臻攝多譯-in(un)、曾攝細音「孕」譯 -in、梗攝細音譯 -i，與《類林》夏譯本裡曾 - $je/ên$ 、梗攝 - m^{62} 、- je 、- je 、- jei （見表20）尚未有明顯合流等的現象，無法說明是它們具有共同的歷史來源。至於何時合流為 - $iěi̯$ 韻母？屬於哪個歷史層次的沈積物？下面與通攝一起來看可以較為清楚。

相較之下，運城通攝的表現單純，未見文白異讀，仍舊完整地保持著與早期相同的鼻韻尾形式 * $uŋ$ ($yŋ$)。王洪君研究鄰近運城的聞喜方言，指出曾、通攝白讀作 -(u) $eĩ$ ，⁶³ 運城通攝白讀韻母是否曾有 -(u) $eĩ$ 的形式？暫時不能論斷，但是運城曾攝白讀 -(i) $eĩ$ 極可能與聞喜白讀具有某種程度的關聯，此處暫時以舊文讀來處理，詳細則需待他日再做討論。

四、古代西北地區文獻的考察

自鋼和泰與汪榮寶研究漢譯佛典之後，中國音韻學界便注意到對音材料的重要性。本文因篇幅所限，考察的文獻對象是古代梵漢、漢夏對音的材料，討論的範圍主要集中在與宕、江、梗、曾等攝。

梵漢對音的材料眾多，其中以咒語被精準對譯的要求最高，新譯時期以後更是形成一定的對譯規範。中唐不空（705-774）為天竺人，師事曾在中天竺那爛陀寺學習過的天竺僧人金剛智，而不空曾在長安學習漢語十餘年。現用不空對音的資料與屬於中原官話區的運城方言相較，具有區域性方言研究上的意義。

⁶² 漢夏對音的 $ên$ 、 m ，其實指鼻化韻。詳見表 19 的說明。

⁶³ 王洪君，〈文白異讀與疊置式音變——從山西聞喜方言的文白異讀談起〉，頁 70-71。

在不空的咒語譯音裡，⁶⁴ 宕攝多數譯 $a\tilde{n}$ (即 $aŋ$) 外，還有譯 a 、 $a\tilde{n}$ ($\tilde{a}n$)、 $a\tilde{n}$ (即 $a\tilde{n}$) 者，特別是有同時對譯純元音及帶鼻尾的字，如「莽」譯 a 、 $a\tilde{n}$ ，「囊」字更為混亂，有譯 a 、 $a\tilde{n}$ 、 $a\tilde{m}$ 、 $a\tilde{h}$ ⁶⁵，而「忙」字更對譯 $-at$ 。可知宕攝鼻尾韻有朝向鼻化方向的傾向，各字發展的速率也不一，如「囊、莽、忙」字的變化速率較快。至於江韻，不空用舒聲主譯 a 純元音、促聲則兼譯 o 、 a 純元音，足見宕、江在譯音系統裡有合流的趨勢，而促聲江韻譯 o ，有可能反映更為早期的形式。

梗攝除了「兢、盲」譯 $-aŋ$ 可能順古譯外，三等清韻譯 i 純元音韻、四等青韻譯 e 純元音韻。⁶⁶ 可見梗攝字去鼻尾的速度較宕攝更快。不過與不空約同時代表中原東部的義淨譯音則以梗攝譯 $i\tilde{n}$ (即 $iŋ$)，則中原西部比東部去鼻尾的速度更快。⁶⁷ 另一方面，在當時長安的音系格局裡，梗攝譯 e 韻，宕攝主譯 a 韻。這跟前文所述運城方言白讀元音屬於較晚期層次的 e (梗攝)、 a (宕攝) 不謀而合。又可證明運城早期白讀的梗攝元音 a 與宕攝 (u) o 屬於同一層次。

北方方言在近代音以後有梗、曾攝合流的大勢。看看不空的譯音，他以曾攝同時譯 $-iŋ$ ，不過因為梵語沒有 ə 韻母，所以還有不少字用來譯同鼻尾、開口度較大的 $aŋ$ 。所以仍可推測當時曾攝為 $-(i)\text{ə}ŋ$ ，與梗攝譯 i 純元音大不同。義淨譯音用曾攝譯 $a\tilde{n}$ ($a\tilde{n}$)，與梗攝譯 $i\tilde{n}$ ($iŋ$) 有別。足見中原東、西部的曾、梗二攝皆尚未合流。運城方言曾、梗攝白讀也未合流，曾攝作 $-ŋ$ ，是鼻尾丟失後繼續高化的結果，也與梗攝白讀 a 、 e 二個層次不同。

⁶⁴ 劉廣和，〈不空譯咒梵漢對音研究〉，第二章「韻母的梵漢對音研究」，頁 53-54。

⁶⁵ 梵語 h ，為無聲氣音。前接的母音發音很短。

⁶⁶ 還有少數字兼混譯 i 、 e ，如儻、冥、顛。

⁶⁷ 劉廣和，〈《大孔雀明王經》咒語義淨跟不空譯音的比較研究-唐代中國北方音分歧初探〉，《語言研究》1994年增刊。另收入《音韻比較研究》(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2，頁 131-147)，本文據後者頁 138-139。

咸與山攝、深與臻攝也未合流混同。不空主要以咸攝譯 *am*、*ām*，山攝譯 *an*、*aŋ*（即 *aŋ*）、*añ*。義淨譯音材料較少，但也咸山有別，對譯不同鼻韻尾。不空以深攝主譯 *im*，臻攝譯 *in*、*un*，深臻有別。劉廣和（1994）所錄義淨譯音材料未見此二攝的用例。

再往後看到12世紀的對音材料。第一節「前言」曾提及對龔煌城（1989）研究《掌中珠》漢夏對音的成果在細節上略有不同的看法。龔氏以為宕江主譯 *o* 韻、梗攝主譯 *i*、*e* 韻，⁶⁸且二攝的鼻尾首先變化。⁶⁹不過他忽略了少數珍貴的例證，今錄如下：

表19

韻攝	宕		江	梗							
	唐一	宕一	江二	庚二	梗二	梗二	諍二	耿二	耿二	清三	勁三
韻部	郎	浪	項	獐	冷70	杏	硬	耿	櫻	盈	令
例字											
對音	[-a]	[-a]	-â	[-ei]	[-aï]	[-ai]	[-ai]	[-aï]	-âi	[-in]	[-in]
	[-a]	[-o]		[-ai]		-âi				[-ië]	[-ië]
	[-o]	[-uo]								[-iä]	[-ië]
	[-o]	[-io]									[-ai]
	[-on]	[-on]									
		[-iön]									

【說明】

1. 西夏語言有鬆、緊元音之別。緊元音的附加符號是「下加黑點」，如 *ạ*，具有辨義的語法功能。⁷¹
2. 上表的 *n*，表鼻化成分。下列表 20、22-23 的對音表亦同。龔氏對 12 世紀末古西北漢語音系的研究，以俄籍 M. V. Sofronov (1968) 擬音為討論的起點，

⁶⁸ 龔煌城，〈十二世紀末漢語的西北方音韻母系統的構擬〉，原刊於 *The Joint Meeting of the 4th ICCL and 7th NACCL*, 1995。另收入《西夏語言文字研究論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頁 569-615）。本文據後者頁 614。

⁶⁹ 龔煌城，〈十二世紀末漢語的西北方音（韻尾問題）〉，《西夏語言文字研究論集》，頁 561。

⁷⁰ 冷，另一音力鼎切（來母，迴開四等）。

⁷¹ 龔煌城，〈西夏語的緊元音及其起源〉，《西夏語言文字研究論集》頁 167-190。〈西夏語概況〉，原刊於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 2003, P.602-620。另收入《西夏語言文字研究論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頁 243-268。本文據後者。

故龔氏論文沿用其所用的記號 n，最後提出研究成果時則變更標記為鼻化符號「~」。

3. 《掌中珠》對音的被注字為漢字或西夏字，因為價值不同，為利辨識，所以上表音標外加的[]號，表被注者。原龔氏論文並未使用此標記。

鼻尾已經開始消變之外，首先宕江攝並非專譯o類韻，如「郎、浪」可兼譯 o(o)、a(a)，「項」譯-â。喬全生（2008）認為宕江攝譯a類韻是一種「詞匯擴散」的現象，⁷²但從上文討論運城宕攝讀音的發展時已指出兩漢時期的韻文「陽、東」合韻例很高，以及閩南語藥錫相涉的幾個歷史階段來看，宕攝作o類韻未必晚於a類韻。其次，梗攝不專譯i、e類韻，如「冷、杏、硬、梗、櫻」專譯 ai(aï、âi)；「獐」兼譯 ai、ei；三等「盈、令」更兼譯三類：j̄a、j̄e/ j̄e、m，相較表20的《類林》夏譯本「盈」字僅用-j̄e對譯，⁷³則《掌中珠》相對保留的層次較多。

為了將層次的問題看得更清楚，下面用語音層次的角度重新整理了龔焯城（1991）研究《類林》夏譯本所列舉的例證，因為曾攝與梗、宕（江）攝相涉，所以一併列示：⁷⁴

表20

庚 _二	彭	孟	猛	生	省	更	衡	橫 _合	
e類	phê ¹	mêi ²	mêi ²			kêi ¹			
a類				sâi ¹	sâi ¹		xai ²	xwai ¹	
庚 _三	丙	邗	炳	秉	平	明	命	鳴	京
i類			pin ¹		phin ¹	min ¹	min ²	min ¹	kin ¹
e類	p̄ie ¹	p̄ie ¹		p̄ie ¹					

⁷² 喬全生，《晉方言語音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193。

⁷³ 《類林》為唐代小型的私修類書。《新唐書》、《宋史》、《崇文總目》、《中興書目》等均有載記其目。原書今已亡佚。後有金代王朋壽增補《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1189）、《類林》西夏譯本（1908年俄人克茲洛夫 P. K. Kozlov 於內蒙古額濟納旗黑水城掘獲）和敦煌藏經洞的《類林》漢文本殘卷。西夏譯本對譯漢語的基本單位為詞彙，如：人名、地名、官名、書名、動／植物、樂器、星辰、建築物、五音等。

⁷⁴ 龔焯城，〈《類林》西夏文譯本漢夏對音字研究〉，《西夏語言文字研究論集》，頁447-480。

庚 _三	景	敬	慶	卿	英	榮 _合	永 _合		
i類	km ¹	km ¹	khm ¹	khm ¹					
e類					je ¹	vjei ²	vjei ²		
清 _三	并	令	領	征	整、政	鄭 ⁷⁵		程	逞
i類	pm ¹	lm ¹							
e類			lje ¹	tšen ¹	tšjei ²	tšhie ¹ 、then ²	tšhie ¹	tšhie ¹	
清 _三	成	城	省	清	嬰	贏	盈	穎 _合	穎 _合
e類	šje ¹	šje ¹	sm ¹	tshje ²	je ¹	je ¹	je ¹	vjei ²	vjei ²
青 _四	丁	廷	定	亭	寧 ⁷⁶		令	伶	零
i類			thm ²	thm ²	dm ¹ 、nm ²				
e類	tje ¹	thje ¹	thje ¹				lje ¹	lje ¹	lje ¹
青 _四	靈	青	經						
i類			km ¹						
e類	lje ¹	tshje ²							
登 _一	朋	藤	曾	弘 _合					
e類		then ²	tshjen ¹						
o類	phon ¹			xon ¹					
蒸 _三	陵		丞	興					
e類	lje ¹	lên ¹							
o類			šjon ¹	xjon ²					
宕江 _二	行	項	倉	江					
a類	xai ²	xwâ ¹	tshon ¹	kôn ²					

【說明】西夏語言僅「平、上」二調，分別標記為「1、2」。

《類林》夏譯本未見耕韻字。江攝的「項」字，與運城「項」白讀皆作a類韻（見表13）。西夏語的(i)on/on兼譯宕（江）、通攝的一部分字，如「倉、江」on(ôn)帶有鼻化音。

⁷⁵ 「鄭」二音：[tšhie¹]、[then²]。就聲韻來看，屬於不同的語音層次，而[then²]是更早的層次。

⁷⁶ 龔煌城構擬西夏語「定、透」二母合為一類；泥母/n/則有二個分音：[n] / [nd]。（龔煌城，〈十二世紀末漢語的西北方音（聲母部分）〉，原刊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2本第1分（1981），頁37-78。另收入《西夏語言文字研究論集》，頁481-519。本文據後者頁500-509。

上表的梗攝展現出語言的層次。首先，二等庚韻有二個層次：a、e類韻，且多帶元音尾如âi、êi。不過近代北方方言的梗攝字呈現元音高化的趨勢來看，êi主要元音高化，則a較e類韻的時代應更早些。

其次，庚三、清三、青四業已合流，也有二個層次： $\underset{\cdot}{j}e/je$ 、 $m \circ m$ （即 \tilde{i} ）的元音較高，且有鼻化成分，應屬於晚期層次。若與運城方言相較，主元音皆可以對應外，運城梗攝二等白讀a、e類韻已無鼻尾，以及見組字已經顎化的情形來看（如：運城白讀「硬」 $[n\dot{i}E^p]$ 、耿 $[t\dot{c}iE]$ 顎化，西夏語「更」 $[k\dot{e}i]$ 未顎化），西夏語的語音層次比運城表現來的相對保守。不過二者保有來自異層疊置的異讀，卻是一致。《類林》西夏譯本以詞彙為對譯單位，在漢語詞彙裡保存著不同層次的異讀，亦是自然。

至於《類林》夏譯本裡的梗、曾攝是否已經合流？先看曾攝字也有二個層次：o、e類韻，其中o類韻（-(i)on）韻大致與通攝混同；e類韻都以西夏鼻化韻來譯（「陵」字異讀 $[lje^1]$ 除外）。另外，參考龔煌城對《掌中珠》大部分梗攝字擬作iej（洪）、jij（細），曾攝作 δ （洪）、 \tilde{j} （細）來看，梗攝尚未與曾攝合流混同。下面再看看運城方言的表現：

表21

運城	宕	江	曾	梗
文讀	$a\eta$		$(i)\epsilon\eta$	
白讀	(u)o早（字多） $a\eta$ 晚（字少）		l	a早（字少） E晚（字多）

表19梗攝「獐」兼譯-ai、-ei，相當於運城梗攝白讀的二個層次a、E；「盈」兼譯三類： $\underset{\cdot}{j}a$ 、 $\underset{\cdot}{j}e$ 、-m，相當於運城梗攝文白讀的三個層次i、a、E。現連同與宕攝與運城方言的「白讀層」一起觀察，大致上符合漢夏對音的表現：宕江攝主譯o韻、梗攝主譯i、e韻（少數字兼譯a韻），梗、曾攝尚未合流。

《掌中珠》是一部「夏漢雙解詞典」，與《類林》夏譯本的內容皆以「詞彙」為解釋對象。另外從現代漢語方言豐碩的研究經驗及成果，

讓我們了解在歷時及共時平面的框架下，為扮演好在不同詞彙裡的分工角色，一字可能保存著來自異層的異讀。

另一部夏漢對音的文獻--《文海》，是以漢字為西夏文標音的材料。王洪君（1987）利用來與山西聞喜方言白讀層進行比較，發現聞喜方言曾、通攝白讀與深臻攝合流為 $-(i/u)\text{ẽ}$ 韻，⁷⁷ 符合古西北方音《文海》材料的表現。然而本文整理龔煌城對《掌中珠》、《類林》夏譯本裡通攝字的對譯情況，發現在王氏的e類韻外，有更多通攝字作o類韻：

表22（《掌中珠》）⁷⁸

-on	[翁] [工]
-on̄	[東] [冬] [紅] [虹] [洪]
-ion̄	[踪]
-ôn	[空] [筊] [用]
-ion̄	[宮] [供] [拱] [中] [忠] [鍾] [熊] [蟲] [重] [胸] [龍]
-o	[窻]
-io	[誦]
-u	[孔] [農] [籠]
-ə	夢
-en	[蒙] [通] [統] [桶] [同] [銅] [動] [葱] [松] [送]
-ên	[風] [峯] [蜂] [縫] [奉] [鳳]

表23（《類林》夏譯本）

東-	蒙	通	統	銅	公	翁	貢	功	工
o類	mo ²	thon ¹	thon ¹	thon ¹	kon ¹	kon ¹	kon ¹	kon ¹	kon ¹
e類					kɿwen ¹				
東-	空	孔	洪						
o類	khon ¹	khôn ²	xon ¹	xon ¹					
冬-	形	宗	宋	農					
o類	thon ¹	tsɔn ¹		lu ¹	lu ²				
e類			swen ¹						

⁷⁷ 王洪君，〈文白異讀與疊置式音變——從山西聞喜方言的文白異讀談起〉，頁 66-79。

⁷⁸ 表內漢字外加的[]號，表被注字。

東 _三	宮	中	忠	終	崇	仲	充	沖	風
o類	k _ɿ ion ¹	t _ɿ ɿion ¹	t _ɿ ɿion ¹	t _ɿ ɿion ¹	t _ɿ shô ¹	t _ɿ sion ¹	t _ɿ sion ¹	t _ɿ sion ¹	x _ɿ ion ²
東 _三	馮	雄		豐	融		戎		
o類	x _ɿ ion ²	x _ɿ ion ¹	x _ɿ ion ²	x _ɿ ion ²	ôn ²	ion ¹	z _ɿ ion ²		
鍾 _三	共		恭	龔	從	松	種	鍾	重
o類	k _ɿ ion ¹	khôn ²	k _ɿ ion ¹	k _ɿ ion ¹	tshon ¹	ɕiu ²	t _ɿ ɿion ¹	t _ɿ ɿion ¹	t _ɿ shion ¹
鍾 _三	匈	雍		逢	封	奉	邕	容	龍
o類	x _ɿ ion ²	x _ɿ ion ²	ôn ²	x _ɿ ion ²	x _ɿ ion ²	x _ɿ ion ²	ôn ²	ôn ²	l _ɿ ion ¹
鍾 _三	隴								
o類	l _ɿ ion ²								

表22「蒙通統桶同銅動葱松送」、「風峯蜂縫奉鳳」及表23「公、宋」二字作e類韻，其餘不論二讀與否，均作o/u類韻。導致王氏、龔氏二人結論有異的首要因素，因所據文獻不同。王洪君根據的是黃振華〈《文海》反切系統的初步研究〉，龔氏根據的是《掌中珠》、《類林》夏譯本。其次是材料的解讀不同，如王洪君用來說明在《文海》的通與曾深臻攝合流的例證是《文海》第15韻所收漢語的借詞（如「蒙」），所以認為漢字的標音應更接近漢語實際。⁷⁹ 龔氏說明剛好相反。他指出《掌中珠》用西夏語二字拼切的方式（thu+men、tshi+swen二種）來標注通攝漢語借詞「蒙通統桶同銅動葱」等字音，⁸⁰ 此外多以o類韻標音，所以通攝仍應屬o(u)類韻。若篩選龔氏例證（表22、表23）的二讀字：

表24

	蒙	通	統	銅	空	孔	風	奉	松	公
表22	-en	-en	-en	-en	-ôn	-u	-ên	-ên	-en	----
表23	mo ¹	thon ¹	thon ¹	thon ¹	khon ¹	khôn ²	x _ɿ ion ²	x _ɿ ion ²	ɕiu ²	kon ¹ k _ɿ wen ¹

⁷⁹ 王洪君，〈文白異讀與疊置式音變——從山西聞喜方言的文白異讀談起〉，頁71。

⁸⁰ men=mě，swen=swě。龔焯城，〈十二世紀末漢語的西北方音（韻尾問題）〉，《西夏語言文字研究論集》，頁560。

上表「蒙、通、統、銅」四字是《掌中珠》用二合西夏字注音的漢語借詞。大致來看，二讀字呈現en/ ên、on/ ôn二類，龔氏僅為上述通攝字擬作ũ，另為與宕攝字相涉的通攝字（多為三等字）擬作jow。孫伯君（2012）則認為除了漢字借詞仍為鼻化音ẽ外，基於通攝字有部分字與宕攝、果攝字相涉，應已失落鼻音為(j)ow，而非鼻化。⁸¹雖然龔、孫二人的通攝擬音不盡相同，但與王洪君所徵引的《文海》僅反映為ẽi相異。不過山西聞喜的通攝與曾深臻攝合流為(i/u)ẽi韻的形態，對於解讀古西北文獻的語音層次問題仍有助益。

最後，要說明文獻材料的使用問題。先從西夏王國建立前後的歷史形勢來了解漢夏對音文獻的語言地域性質。西夏乃党項族，原居於四川松潘高原一帶，唐高宗時（7世紀中葉）遷移到陝北，成為後來黨項族興起的根據地。881年因平黃巢之亂有功，被唐僖宗封為夏州節度使，並賜號定難軍後，發展為割據陝北的藩鎮。11世紀中葉李元昊建立西夏王國（1038），創西夏文，都興慶府，相當於今日寧夏銀川東南。12世紀中葉時與金朝及南宋形成鼎立三足的形勢。此時金朝的國土因繼北宋之後轄有陝南關中一帶，拉開了自北宋以來宋、夏二國領地相鄰的距離。到了12世紀末才有《掌中珠》的問世。以西夏王國建立及發展的地理範圍來看，從陝北（隸屬於晉語區）到銀川（隸屬蘭銀官話區銀吳片），皆位於西北邊陲地帶（但略有東西之別），加上王國擁有實力後的雄豪氣勢，我們並不能說12世紀末《掌中珠》撰作所參考的漢語方言，是直接承繼當時西北核心地帶（中原）的語音。高田時雄（2013）甚至認為12世紀西夏王國時期當地漢語方言的前身未必是9-10世紀的古河西方言，⁸²這是未來值得深入研究釐清的問題。

⁸¹ 孫伯君，〈12世紀河西方音的通攝陽聲韻〉，《中國語文》第2期（2012），頁170-173。

⁸² 高田時雄，〈古代西北方言的下位變體〉，《敦煌研究》第2期（2013），頁102。

其次是譯經材料的使用，必須考量到譯經本身的問題。因為梵、漢二語是異質成分很高的語言，首先要注意譯者在譯經時所用策略與遵循的規範，如元音系統、口語的音節切分與語流音變等方面不盡相同。例如梵語的雙元音au在口語連讀時會讀作長元音o。聶鴻音（1985）便指出慧琳採用效攝（皓韻「襖」）及遇攝（暮韻「固」）字相拼的變通方式去譯o。⁸³很可能慧琳對譯的梵語是書面語。其次譯經規範是否有傳承問題？聶鴻音比較魏晉南北朝至唐代經師的梵漢對音，發現不空及後來的慧琳、空海等譯音系統皆遵循著類似的譯經原則。⁸⁴儲泰松（2005）研究唐五代經師的譯音系統總以宕攝譯a韻，未見譯o韻，⁸⁵即使遼代被詔入譯經院的慈賢法師（生卒年不詳）於華北地區進行音譯梵咒使用的漢語音系，林家妃（2014）分析其系統也與不空類同。⁸⁶足見客觀存在著譯經規範的事實。

還有要留意漢譯佛典底本的源頭語問題。必須先確認對譯的底本（梵本或中亞譯本）及其源頭語（梵語或巴利、犍陀羅等俗語）後進行的研究較為可靠。以上古魚部音值的構擬為例，辛嶋靜志（1994）⁸⁷利用巴利本及中亞出土的梵語寫本來考察漢譯《長阿含經》的全部音寫詞，⁸⁸發現上古魚部字與梵語、巴利語的u、ū、o對應，推定漢語譯字的主要元音亦為 *o。Coblin（柯蔚南1983）研究東漢語音為非佛典文獻

⁸³ 聶鴻音，〈慧琳譯音研究〉，《中央民族學院學報》第1期（1985），頁68。

⁸⁴ 同前註，頁71。

⁸⁵ 儲泰松，《唐五代關中方音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5），頁183。

⁸⁶ 林家妃，《慈賢音譯梵咒所反映的漢語音系：以梵本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大隨求陀羅尼、佛說如意輪蓮花心如來修行觀門儀和妙吉祥平等觀門大教王經略出護摩儀為中心》（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1）。

⁸⁷ [日]辛嶋靜志，《『長阿含經』原語研究：音寫語分析中心》（日本東京都：平河出版社，1994）。又賀可慶中譯該書的「序論」及「附錄」，題名〈《長阿含經》原語研究〉，《正觀雜誌》第38期（2006.9），頁115-136。又氏著〈早期漢譯佛教經典所依據的語言〉，徐文堪譯，《漢語史研究集刊》第10輯（2007），頁293-305。

⁸⁸ 漢譯《長阿含經》據梁代僧祐《出三藏記集》所載，413年由罽賓人佛陀耶舍口誦原文，再由同為罽賓人的竺佛念轉譯成漢語。

構擬為 *a；漢譯佛典的音寫語料則構擬為 *o。⁸⁹ 再看兩漢韻文的魚部合韻表現也不盡同：⁹⁰

表25

	西漢								東漢				
	鐸	藥	屋	鐸屋	沃鐸	魚	歌	幽歌	鐸	屋	魚	歌	宵歌
魚	8		4	1			1	1	1	1		19	2
屋		2			1						1		
鐸			4			1				3			
歌						9					4		

「屋、鐸」在兩漢時期一直有相涉的關係外，西漢「魚」部與「屋、鐸、藥」合韻次數較多（14次），與「歌」部較少（11次）；東漢「魚」部則與「歌」部關係較近，合韻較多（25次），與「屋、鐸」合韻較少（3次）。韻文的材料除了顯示魚部在兩漢時期語音的變化，共時的角度也寓意魚部的語音可能不僅一讀，此與Coblin的研究有共同的傾向。

此後，漢語宕攝o、a二類韻形式並存的現象並未消失。唐五代的對音文獻如羅常培（1933）研究《開蒙要訓》（929）及《千字文》《大乘中宗見解》殘卷的漢藏對音，陽唐韻對譯o韻；而《金剛經》、《阿彌陀經》殘卷的藏文譯音，陽唐韻則譯a韻。⁹¹文獻系統的不同表現，有待未來從歷史形勢的發展、核心與外圍地域的承繼與影響關係，以及古今方言語音層次的表現等面向考察，才能更細緻了解古今文獻材料之間所展現的歧異性。

⁸⁹ W. South Coblin, (柯蔚南) *A Handbook of Eastern Han Sound Glosse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3).

⁹⁰ 羅常培、周祖謨，《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頁 150-152、156-157、227、230。

⁹¹ 羅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上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12，1933）。本文據1991年臺一版，頁36、148。

以上所述及提問，乃嘗試用語音的層次、方言的地域性、譯經源頭語的角度，來探討複雜的古漢語重建及其歷時發展的問題。有待日後更多古今西北方言核心及邊陲地帶的文獻成果來進一步的驗證。

五、結語

綜合上述的分析討論運城方言的歷時發展概況，現將中古陽聲韻在不空梵漢譯音、漢夏對音（龔煌城擬音）的系統與運城文白異讀的表現，依時間順序排列整理如下：

表26

韻攝		宕江	深	臻	咸	山	梗	曾	通
不空譯音		aŋ	im	in	am	an	i三等 e四等	iŋ	oŋ多 aŋ少
漢夏對音		(j)ow多 a 少	ẽ 洪 jĩ 細	(j)ã		iej洪 ai 少	jij細	ẽ 洪 jĩ 細	(j)ũ (j)ow
運城	文讀	aŋ新/舊	(i)ẽĩ/ ei		(i)ã		(i)əŋ新 (i)ẽĩ舊		uŋ
	白讀	(u)o	ẽĩ		(i)a ⁹²		早a 少 晚E 多	ɿ	

上表首要聲明的是由上至下雖然有時代前後的順序，但三者未必具有繼承的關係。通攝在對音系統裡，不空使用oŋ、漢夏對音用(j)ũ/ow時，不過皆與宕攝相涉，⁹³其次不空以宕江攝譯 aŋ，但宕攝見組聲母並未顎化，與運城宕攝一等白讀aŋ（剛[ətɕiaŋ]）配見組的聲母已經顎化不同。

不空的深(im)臻(in)、咸(am)山(an)攝仍然有別。四攝在漢夏對音及運城方言裡雖兩兩合流，但深臻合流後的音韻行為卻不相

⁹² 運城山攝合口字僅有「還」[ɛxa]，卻作開口音。開口的音讀是內部早期合口u介音丟失的現象？或是來自不同地域性方言？暫時無法定論。

⁹³ 運城通攝僅有一讀字，之前是否有不同層次的存在？或與標準語形式恰好相同？暫時無法定論。

同，漢夏對音作 \tilde{a}/\tilde{j} ，運城方言作 (i)eĩ/ei，且漢夏對音的曾攝也與深臻合流。

梗、曾二攝的表現，不空依舊分立（梗（i、e）、曾（iŋ）），且梗攝鼻韻尾已經丟失。漢夏對音部分混同，運城方言文讀則已合流。有趣的是，漢夏對音梗曾的部分音韻行為與運城方言白讀類似（作a、e類韻者），且漢夏對音出現近代音梗攝字普遍高化元音i的趨勢（雖與運城文讀類同），運城白讀尚未出現高化元音i，而曾梗的舊文讀 (i)eĩ 與鄰近聞喜方言白讀同音。曾、梗攝白讀仍舊分立，保存的形式比聞喜及漢夏對音還早，梗攝白讀-a甚至比不空譯音更早。由於曾、梗攝新、舊文讀韻母(i)əŋ新、(i)eĩ舊 發展方向與速度不同，若與宕攝舊文讀 -aŋ 相較，梗(i)eĩ舊 較宕攝舊文讀更早鼻化。經過共時平面的方言及歷時鄰近地域的文獻語料等比較，更利於分析運城方言語音層次的問題。

再回頭看現代運城方言各攝去鼻化速度與程度的表現。白讀方面：咸山(a) > 梗曾(早期 a、ŋ) > 宕江(uo) > 深臻 > 通；文讀方面：咸山(無鼻音尾) > 梗曾(有-eĩ尾) > 深臻(-eĩ、-ei尾) > 宕江通。至於通攝，最為保守，仍是-ŋ尾不變。就鼻尾消變的程度而言，白讀層大部分已完成去鼻化，文讀則進展至鼻化而已。

深臻的文讀在去鼻化的同時，元音略有高化傾向，咸山 *an > æn > \tilde{a} 、深臻 *en > eĩ，深、臻還有 -eĩ、-ei 去鼻化速度的不同表現，部位愈前的如唇、舌音聲母去鼻化速度更快，已為純元音韻 -ei。同為汾河片鄰近運城的「永濟」，深、臻攝則已完成去鼻化作用，一律作-ei。所以運城白讀-eĩ、-ei 二類韻母仍屬於同層音讀。

宕、江攝文白讀的步調一致。細緻來看，宕攝文讀皆作aŋ，但仍有開合之別；白讀作uo，卻不論開合字一律作合口音，與中古韻圖所載不同。江攝文讀作aŋ，為開口字；白讀作uo，為合口字，這與宕攝的白讀表現相同。顯而易見，在演變的步調上，宕、江攝是行動一致的，同時，在透過宕、江攝的白讀分析後，讓我們看見了與傳統文獻記載不一樣的語言面向。

曾、梗攝文讀表現與北京官話一樣，皆合流為 $-əŋ$ 。白讀則是形式分立，但方向一致。曾攝 $*iəŋ > iǎ > iə > ə > ɿ$ ，去鼻尾後元音高化。而梗攝字在前文中構擬了白讀音的三個不同早晚的層次： $-a$ 、 $-ia$ 、 $-iɛ$ ，亦是去鼻尾後元音高化。二攝雖然元音不同，但同樣朝著去鼻尾及元音高化的方向前進。

最後，還需要解釋促使運城方言去鼻化運動： $vN > \tilde{v} > v$ 音變的條件。是聲母對韻母的影響或是韻母對韻尾的影響？據前述的語料及分析，雖然各攝鼻化及去鼻化的速率及程度略有不同，但是韻母不論開合洪細、聲母不計部位前後，都投入了這波主流的運動，顯然地聲母與介音並非是造成音變的主要條件。

軟顎下垂本是鼻化的必要條件，Ohalá (1993) 研究鼻音定理指出：元音越低，軟顎下降越低，更易鼻化。⁹⁴如： $an > \tilde{a}n > an$ 比 $en > \tilde{e}n > en$ 更容易。鼻化的難易又與鼻音部位有關，Chen (1975)、張光宇 (2012) 皆指出在相同元音的條件下， $-n$ 比 $-ŋ$ 更易讓主元音鼻化。至於去鼻化的速率，則是先鼻化者優先去鼻化。⁹⁵以此來觀察運城方言鼻化運動的演變機制，除了曾攝「扔」字的去鼻尾及元音高化速度快之外，運城白讀去鼻化的速率表現大體上與Chen、張光宇的論點一致：咸山 (a, 僅2字) $>$ 梗 (早期a, 字少) $>$ 宕江 (uo, 字多) $>$ 深臻。若以早期形式來看更清楚：咸山 ($*am$ 、 $*an > *aŋ$) $>$ 梗 ($*aŋ$) $>$ 宕江 ($*ɔŋ$) $>$ 深臻 ($*ən > *en$)，咸山、深臻、宕江各攝白讀韻母先進行兩兩合併後，再一起朝鼻尾弱化方向發展，曾、梗白讀則是各自發展。前部位鼻尾 ($*an$) 的去鼻化速度快於後部位鼻尾 ($*aŋ$)；低音 (a) 又快於較高元音 (e)。

⁹⁴ John J. Ohala, *The phonetics of nasal phonology: theorems and data*, M.K. Huffman & R.A. Krakow (eds.), *Nasals, nasalization, and the velum*.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Series, Vol.5]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225-249, 1993.

⁹⁵ Chen, Mathew. *An areal study of nasalization in Chinese*, 16-59. 張光宇, 〈漢語方言的鼻化運動〉, 《語言研究》第2期 (2012.4), 頁17-28。Chen、張氏根據多達一千多個方言點的調查報告提出對鼻化發展的意見。張氏還提及鼻化運動與氣流機制有關，決定的因素是：元音與鼻尾舌體移動的「方向」與「距離」。

綜合運城文白讀來看，變動速率最快的咸山及未變的通攝，不論是元音或是鼻尾，呈現了部位偏前的變動越快，部位偏後的最為穩固的現象。

主要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南朝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标注，《世說新語》，臺北：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6。

〔北齊〕魏收，《新校本魏書》（附西魏書／（清）謝啟昆），楊家駱主編，臺北：鼎文書局，1980。

二、語料

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學教研室編、王福堂修訂，《漢語方音字匯》，北京：語文出版社，2008。

朱耀龍，《新絳方言志》，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0。

吳建生、李改樣，《永濟方言志》，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0。

呂忱甲，《運城方言志》，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1。

吳建生，《萬榮方言志》，太原：山西省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室，1984。

張益梅，《介休方言志》，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1。

溫端政，《山西方言調查研究報告》，太原：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1993。

潘家懿，《臨汾方言志》，北京：語文出版社，1990）。

三、近人論著

丁邦新，〈論官話方言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第58本第4分（1987），頁809-841。另收於《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頁209-245。

- 王洪君，〈文白異讀與疊置式音變——從山西聞喜方言的文白異讀談起〉，收入丁邦新編，《歷史層次與方言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頁36-80。本文據後者。
- ，〈陽聲韻在山西方言中的演變（下）〉，《語文研究》第1期（1992.3），頁39-50。
- ，〈陽聲韻在山西方言中的演變（上）〉，《語文研究》第4期（1991.11），頁40-47。
- 王臨惠、張維佳，〈論中原官話汾河片的歸屬〉，《方言》第4期（2005），頁372-378。
- 王建設，〈從《世說新語》的語言現象看閩語與吳語的關係〉，收入丁邦新、張雙慶編，《閩語研究及其與周邊方言的關係》，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頁141-148。
- 何大安，〈速率與續斷——音韻史研究的新視角〉，《語言學論叢》第37輯（2008），北京：商務印書館。
- 邢向東、郭沈青，〈晉陝寧三省中原官話的內外差異與分區〉，《方言》第4期（2005），頁364-371。
- ，《神木方言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211、221。
- 李榮，〈我國東南各省方言梗攝字的元音〉，《方言》第1期（1996.2），頁1-11。
- 李范文，《宋代西北方音》，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上中下三冊，北京：中華書局，2007），上冊，頁419-420。
- 辛嶋靜志，〈早期漢譯佛教經典所依據的語言〉，徐文堪譯，《漢語史研究集刊》第10輯（2007），頁293-305。
- ，《『長阿含經』原語研究：音寫語分析中心》，日本東京都：平河出版社，1994。另賀可慶中譯該書的「序論」及「附錄」，題名〈《長阿含經》原語研究〉，《正觀雜誌》第38期（2006.9），頁115-136。

- 周祖謨，〈魏晉宋時期詩文韻部的演變〉、〈齊梁陳隋時期詩文韻部研究〉，收入《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48年稿。本文據1981年重訂本附錄，頁323-346、347-365。
- ，〈論裴務齊正字本《刊謬補缺切韻》〉，收入《周祖謨語言文史論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頁278。
- 林家妃，《慈賢音譯梵咒所反映的漢語音系：以梵本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大隨求陀羅尼、佛說如意輪蓮花心如來修行觀門儀和妙吉祥平等觀門大教王經略出護摩儀為中心》，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1。
- 高田時雄，〈古代西北方言的下位變體〉，《敦煌研究》第2期（2013），頁100-102。
- 張琨，〈漢語方言中鼻音韻尾的消失〉，《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第54本第1分（1983），頁3-74。
- 張光宇，〈漢語方言合口介音消失的階段性〉，《中國語文》第4期（2006），頁347-349。
- ，〈漢語方言的鼻化運動〉，《語言研究》第2期（2012.4），頁17-28。
- 孫伯君，〈12世紀河西方音的通攝陽聲韻〉，《中國語文》第2期（2012），頁170-176、192。
- 喬全生，《晉方言語音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
- 廖湘美，〈鏈動與前化：運城方言的知莊章組聲母〉，《東華中文學報》第6期（2013.12），頁187-208。
- ，〈古宕攝元音的再商榷〉，《第13屆國際暨第30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花蓮：東華大學中文系（2012.5），頁477-478。
- ，〈祁陽方言梗攝文白異讀初探〉，《華梵人文學報》第2期（2004.1），頁127-152。
- 劉廣和，〈不空譯咒梵對音研究〉，收入《音韻比較研究》，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2，頁1-118。

- ，〈《大孔雀明王經》咒語義淨跟不空譯音的比較研究--唐代中國北部方音分歧初探〉，《語言研究》1994年增刊。另收入《音韻比較研究》，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2，頁131-147。
- 儲泰松，《唐五代關中方音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5。
- 聶鴻音，〈慧琳譯音研究〉，《中央民族學院學報》第1期（1985），頁64-71。
- ，〈回鶻文《玄奘傳》中的漢字古音〉，《民族語文》第6期（1998.11），頁62-70。
- 羅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上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12，1933。
- 羅常培、周祖謨，《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科學出版社，1958。又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再版。
- 龔煌城，〈西夏語概況〉，原刊於*The Sino-Tibetan Language*, 2003, P.602-620。另收入《西夏語言文字研究論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頁243-268。
- ，〈西夏語的緊元音及其起源〉，原刊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0本第2分，1999，頁531-558。另收入《西夏語言文字研究論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頁167-190。
- ，〈十二世紀末漢語的西北方音韻母系統的構擬〉，原刊於*The Joint Meeting of the 4th ICCL and 7th NACCL*, 1995。另收入《西夏語言文字研究論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頁569-615。
- ，〈《類林》西夏文譯本漢夏對音字研究〉，原刊於《考古與歷史文化—慶祝高去尋先生八十大壽論文集》下冊（臺北：正中書局，1991），頁185-223，另收入《西夏語言文字研究論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頁447-480。
- ，〈十二世紀末漢語的西北方音（韻尾問題）〉，原刊於《中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語言與文字組，1989.6），

頁145-190。另收入《西夏語言文字研究論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頁521-568。

——，〈十二世紀末漢語的西北方音（聲母部分）〉，原刊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52本第1分，1981，頁37-78。另收入《西夏語言文字研究論集》，頁481-519。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ang, Kuang-Yu."Nasalization of Nasal Finals in Chinese,"*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32.2, 2012, pp.17-28.
- Chen, Mathew."An areal study of nasalization in Chinese,"*JCL*, 3.1, 1975, pp.16-59.
- Grong, Huang-Cherng."Xixia Yuyan Wenzhi Yanjiu Lunji, Beijing: Min-Zu Publishing house, 2005, pp.521-568.
- Jerry Norman."Chronological Strata in The Min Dialects,"*Dialects*, No.4, 1979.11, pp.268-274.
- John J. Ohala."The phonetics of nasal phonology: theorems and data,"*M.K. Huffman & R.A. Krakow(eds.), Nasals, nasalization, and the velum.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Series, Vol.5]* San Diego, CA: Academic Press, 1993, pp.225-249.
- Liao Hsiang-Mei,"Chain Shift and First Movement: the Initial Consonant of Zhi-Zhuang-Zhang (知莊章) Group in Yuncheng (運城) Dialect," *NDHU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6, 2013, pp.187-208.
- W. South Coblin."A Handbook of Eastern Han Sound Glosse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Wang, Hong-Jun."Yang phonological evolution in Shanxi dialect (上)," *Linguistic Research*, 4, 1991, pp.40-47.
- Wang, Hong-Jun. "Yang phonological evolution in Shanxi dialect (下)," *Linguistic Research*, 1, 1992, pp.39-50.
- Zhang, Kun."Chinese dialects disappear nasal Endings," *Bulletin of Academia Sinica's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54.1, 1983, pp.3-74.

**Phonetic Change and Rate:
The Evolution of Yangshengyun (陽聲韻)
in Shanxi Yuncheng (運城) Dialect**

Hiang-Mei Liao^{*}

Abstract

Yangshengyun (陽聲韻) in Mandarin dialect still holds a nasal final, the Shanxi Yuncheng (運城) dialect in the outer edge of Mandarin dialect presents a variety of appearances: A, nasal final; Second, nasalized rhyme; Third, pure vowel rhyme.

The expression of various forms, in fact, i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nal complex voice development stage and superposing colloquial-literary strata. The Xian-shan-shen-zhen she (咸山深臻攝) has both of the representation of nasalized rhyme and pure vowel rhyme. The Zeng-geng-tong-dang-Jiang she (曾梗通宕江攝) retains nasal final, but also have the colloquial-reading sound of the pure vowel rhyme. By exploring the dynamic evolution and the different selection of literary-vs.-colloquial readings of Yangshengyun (陽聲韻) in Yuncheng (運城) dialect, it will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 evolution mechanisms of nasal final.

Keywords: Nasal Final, Nasalization, Yangshengyun, Literary-vs.-colloquial readings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